



晋江半年榜  
人气大作  
窈窕君子  
霉女赖述

让人笑到腹痛  
却又温暖泪流的小言

喜剧言情天后  
星野樱妖孽出品

誓将

恶搞！  
进行到底！

红尘无限好，  
灵道靠边站！  
桃花满天开，  
不变应万变！



星野櫻・著

# 目 录

第三十六章 别碰我	001
第三十七章 米粉饭团	006
第三十八章 公关的表白	014
第三十九章 吻我	022
第四十章 敬茶	028
第四十一章 相亲(上)	034
第四十二章 相亲(中)	039
第四十三章 相亲(下)	046
第四十四章 烂命	053
第四十五章 人间地狱(上)	061

# 某 日

- 第四十六章 人间地狱(下) 067
- 第四十七章 重逢 075
- 第四十八章 火锅(上) 084
- 第四十九章 火锅(下) 090
- 第五十章 花心 096
- 第五十一章 反正 103
- 第五十二章 以毒攻毒(上) 110
- 第五十三章 以毒攻毒(中) 117
- 第五十四章 以毒攻毒(下) 122
- 第五十五章 错乱 130

第五十六章 桃花劫(上)	135
第五十七章 桃花劫(中)	142
第五十八章 桃花劫(下)	150
第五十九章 伞	155
第六十章 失恋(上)	163
第六十一章 失恋(下)	169
第六十二章 公关宿舍	177
第六十三章 风流下流	183
第六十四章 饭团(上)	191
第六十五章 饭团(下)	196

- 第六十六章 胡说(上) 楚留良 章六十五 204
- 第六十七章 胡说(下) 楚留良 章五十九 211
- 第六十八章 吵架 (不) 楚留良 章八十五 220
- 第六十九章 称赞 (不) 楚留良 章五十五 228
- 第七十章 约会 (上) 楚留良 章十六 242
- 第七十一章 送别 (不) 楚留良 章一十六 269
- 后记 香齋公 章二十一 279
- 81 崔不虧风 章二十 283
- 101 田園錄 章四十六 293
- 891 (不) 楚留良 章五十六 299

“‘神’世人又个山鬼同睡觉不断，离睡觉不离却平儿微行有一日时延大，夷  
人也。……或因子屋想与手私不公私于至不私，而秦关的语音是也。公私之理  
事的公私道相隔一毫然，才梦降身中相隔一毫。此昏春则条路‘容避货册’  
物心解解便下。因她一否，即妄其至曲口所寄故部然，曰率土朝。久不至翁  
子子了。故其枝兵旅也。而长从，王主兵韩歌实尹振林，游一尊山。王平引量，羊  
子子。……。辛

“‘字个三脚’”

### 第三十六章 别碰我

“‘阿肯庭’，即素以公私官来浊音舞，公私限以公私”，既而慰许到  
从，痴一痴，土懿始亲一罔下音故至水味呈姆舞扭玄敲冰寒”“御登娶竹”

“‘阿了斯心出修树乱虫歌且景下窗’，而的想旋身一出益卑音公  
幽在小蝶立紫唯安世家墨会发一泉降也。她的神会舞事多，敏渺多，小意”  
天忌然，我到来生境白醉起走魏进，不一顾将要翻舞和草倾颠墨婆苦果咬，而  
她然不耐忘痴研与食十禁显触”“牧里醉血惊世，降上她胡睡娘，籍上进谁  
敢然“……别碰我。”一即其期向着家，盼美其纵畜都做，聊来本一丘黄面好求  
野奇乐友放野，而虚如野，是且，怎像过那密影翻事要小到丈尺二白骨灰  
暗底“怎么只有你一个人？那个死小子呢？”她皱着不赏全武缺，破过快，不勘

老板娘打着哈欠，一副夜生活过度，倒不回时差的模样，径自在桌上翻找  
着杂乱的文件，头也没抬地丢给一大清早就爬到她面前来立正报到的胡不动  
一个问题。第一句中并不见得，落落大方，却是不期然中从心底生

“内分泌失调请假了！”胡不动没好气地甩出一句，成功地让还残存不多  
母爱的老板娘停下了手里的活。“快点睡，你才刚睡了一晚，明天还要早起去接客  
呢！”“内分泌失调？”老板娘眨了眨眼看着她，“我没要求他当公关的同时还守  
身如玉啊？他给我内分泌失调个什么劲？”她拖出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下来，想起刚刚在楼下他的那张臭脸。接客就接客嘛，这不是  
他们的最终归宿吗？她本来还想安慰他一把，他却一抬手把她推开，害得她  
差点从台阶上栽下去。

“接客？我怎么不知道他昨天晚上有客人要接？”老板娘抽出昨天的时间

表，大致扫了一下。她儿子就算不是初夜，也不能随便就让个女人给“吃”了吧？怎么说也是有血缘关系的，她不至于这么不择手段地望子成龙。

“他没接客？我亲眼看到他被一辆跑车送到楼下，然后一副忧郁兮兮的模样走下来，摔上车门，然后站在门口抽了几支烟，还一脚踢飞了我那辆小绵羊，最后手往口袋一插，神清气爽地掉头走了，从头到尾他就只对我说了三个字。”

“哪三个字？”

“别碰我。”听听，如此贞洁烈女的台词，从卓唯默的嘴里飙出来，惊吓度可想而知，“什么叫别碰他，我看起来有那么饥渴吗？我有吗？”

“你没有吗？”老板娘这时候倒是和儿子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眼一眯，从红唇里送出一句威胁的话，“你不是让他知道你对他心动了吧？”

“放心，老板娘，这事我会听你的，听到底！我会坚定地守护我这颗小心脏的，如果它要是敢对卓唯默随便乱跳一下，我就当场把它揪出来捏死，然后丢到地上踩，放到砧板上剁，扔到油锅里炸！”她显然十分记恨刚刚在楼下被他无视的经过。本来嘛，她蹲在那儿等他，准备向他打听一下男性心理。虽然她觉得自己对女性心理掌握得滚瓜烂熟了，但是，雄性动物的心理她就没有把握了，就比如，她完全摸不清楚那个下榻在她家的地主房东阶级的夏天流的扭曲心理……他儿子下山来找娘，他为什么一副若无其事、事不关己的态度？昨天甚至还……从中作梗？虽然，由于受美色蛊惑，她也变成了其中的一条梗啦……害她今天都不敢正眼瞧饭团一眼。

大家交换一下彼此不擅长的心理学科，进行一下两性话题的思想讨论，不是蛮好、蛮公平的吗？可是她问题还没问出来，就被卓唯默那一脸欲语还休的样子给带跑了题，先是用“踹”跟她打招呼，然后盯着她，又皱眉头、又撇唇，最后摔烟走人。她刚要去拉他，结果被他一甩手，呃……应该说是被恶狠狠地送了三个字“别碰我”。她踉跄了一下，差点摔了一跤，而他似乎完全忘记了，昨天他们才刚刚拉着手，在内衣店门口“罚站”的事，飞快地走开，只是看到那辆她今天打算去卖的小绵羊，又发了一阵呆，然后……

脚踏翻……书文飞快地冲进厨房，端来两盘“……的蛋河”本一走人……卵，接着他坐到桌子旁，继续研究“……的蛋河”并很好，她是来找他研究男性心理的，他不帮她解决也就算了，竟然还给她加了一道难题，这是干吗？

“大清早的，我早饭还没消化完，你就挖心，剁心，还下油锅地恶心我，你觉得很有趣吗？”老板娘显然对她的忠心耿耿毫无兴趣，若有所思地从落地窗往外瞥了一眼那扎眼地倒在一侧的粉红色小绵羊。

“真不明白男人的心里都在想什么。”她手撑着下巴，目光斜着，一副懊恼的模样。

老板娘回头看着她，笑了笑。她这套动作和语气，倒是和那个死小子一个德行。人的心思要这么容易猜透，她的生意就不要做了，哼，找个山隐居去种番薯好了。

“你昨天看到天流接客时……”

“我没有吃醋！你不要又想罚我的钱！”老板娘竟然想趁她感叹人生的时候骗她上这种白痴的当。“……”老板娘扯出椅子，坐下，双腿交叠，信心百倍地向后一靠，“一点点都没有？”

“……”她接前一个客人的时候你冒酸水了吧？”她单眉一挑，毫不留情地戳穿她。

“你过来！”老板娘突然抓住她的衣领，将她拖过大大的办公桌，扣住她的脑袋按向电脑屏幕，“给你看个东西。”

她狐疑地看向电脑屏幕。那是各个包厢的监控录像。屏幕上是一个豪华的包厢，一组高档的组合沙发上，坐着一个看起来很恬静的女孩子。她还来不及去打量她的样貌，就被坐在她对面的夏天流吸去了注意力。毫无疑问，这是在接客嘛！不过，为什么看起来怪怪的……

“他……在干吗？”

“接客啊。”

“可是他……”他什么也没做，没有昨天殷勤地帮粉红女生擦嘴角时的体贴，没有昨天陪性感女生逛街的傲慢，只是坐在沙发上看书，呃……还是一本看起来就像是刚出土的破旧书，而那个女生也只是低头看着自己膝盖上的书本，“她来找牛郎给她补习功课？”

“自己看。”老板娘翻了个白眼，她都已经提醒她到这个地步了，难道她还不明白吗？

“……”她疑惑地眨了眨眼，实在不觉得这样安静、寂静、平静的一幕有什么研究的价值，“他在骗钱吗？这样的烂服务态度？”真不明白老板娘在跟她炫耀些什么，他从头到尾都没跟那个女生讲过一句话，径自看着他的书，一副懒懒散散、要死不活、痴痴呆呆的样子，完全没有任何敬业精神可言。

“这是那个女生的资料。”一张纸塞进她的手里。

她接过那张纸，想研究一下这是哪个比她还悲惨的消费者。她以为她得到的那些阴晴不定的服务就已经够可怜了，没想到，比起监控录像里的女生，她还高了一个档次，至少，他还有对她笑过……好险，不是她垫底……

她瞥了一眼手里的资料，嘟囔出了几个字：“沈……什么纱？”

“沈施纱！”老板娘对她的不学无术充满唾弃，“算了，名字不是重点，要看这一栏！”

涂着嫣红指甲油的手指点住了“喜欢类型”那栏，她探过脑袋去看……

她曾经啰唆唆，洋洋洒洒，大篇大段幅，乱七八糟，毫无逻辑地写满了格子的项目，这个沈什么纱却只填了三个字——夏天流。

她的嘴巴开了合，合了又开，发出几声没有什么意义的吧嗒声，再看了一眼屏幕上的那个女生。那女生似乎一副很满足的模样，不时用余光扫过坐在一边看书看得异常飘逸，完全旁若无人的夏天流。最后胡不动咕哝出一句：“……这……算什么意思？”

“你问我，我问谁？”老板娘故作神秘地一耸肩，“好了，今天死小子不在，就放你一天假好了。你滚吧，老娘不喜欢和迟钝、装傻的女人在一个空间里待太久，容易被传染。”

“……”

胡不动被扔出自马俱乐部半小时后，夏天流推开老板娘办公室的玻璃门，

依旧坐在一边的沙发椅上打盹儿。老板娘也没理他，习惯性地任由他来去自由，敲着键盘的手不见停止过，只是嘴巴开始啰唆了起来：“天流，你还要继续玩下去？”

“……”他微微抬了抬眼，朝办公桌后的女人看了一眼，没回话。

“我早说了，她根本不是真的喜欢你嘛。”

" 8 8 8 8 8 "

“她真的是在嫖你耶。”

“ ”

“瞪着我做什么？你不是比我还清楚吗？”挑起一抹神气的微笑。

66 67 68 69

“我只是怕你撑不住而已。如果你哪天不玩了，记得告诉我哦，我一脚把臭丫头踢到门外去，绝对不让她再欺负你了。”

" \* \* \* \* "

“你还睡得着吗？我去帮你拿条毯子。”老板娘作势要从椅子上站起身。

“……别碰我。”冷冰冰地丢出三个字。

呀，糟糕，好像她玩过头了，明知道天流开不起玩笑的，“别碰我”这三个字从男人嘴巴里跳出来，明显就是表达无处发泄心头的极度不满的经典台词。

自去来由丑陋对微风，渺渺微由般财奉。儿郎科士赫然心潮虚一空坐即为  
妻攀妻衣襟，前天“来虽下如零散开田脚最只，坛山磐贝不平的意趣眷属，由  
“去王良

“吾回矣，期一下管人文昌司皇公农膳，那群工饼煮煮饭”……“

“卿心欢喜的真景不本鼎鼎，工效早捷”

“。事心耽玄景的真耽”

### 第三十七章 米粉饭团

“莫责印户斯其一破肚”“即敲震玉庭出墨不心”“公什蝶娃眷翻”

呼喊一聲，却知改吉鼎疑，工景不天聽结果哎。且而封不鑿宿的景只冤”

“。工心负媒再娘也”不恆晚，去依口陞趨长丫臭个娘。

“莫鼓故土无奇从要裳齐敲财率”。千娇柔拿扇拂去疾“即眷唇翻玉府”

“公公喜欢人体行为艺术？哦……”三出去摸水水会”“莲漪恨……”  
一个三女“莲漪恨”，尚美冠鼓不升燕天颤底即，工尖巨鼓敲翁较，兼翻，即  
合典男性心理学，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可悲课题，按说这男权社会也持续几  
千年，怎么就没有一个吃饱了饭撑着没事干的人来总结一下男性的扭曲心理呢？

自认为藏书丰富的胡不动，扫视了一眼书柜里琳琅满目的影碟，和占据了  
一半天地的言情小说，发出了一句由衷的感慨：“为什么 A 片随便一找就是一  
打，想找本男性心理学就这么困难？”

残酷的事实证明，男人对心理学的兴趣，显然不及对生物学的研究热情高……  
比起心理，男人还是更希望对肉体作深入了解和深刻研究。

既然男人这么忽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她只好目光一转，视线一低，看着还  
没成形，但是将来也好歹是禽兽一只的饭团。虽然乳臭未干，但是，他们有的，  
好歹他身上也有，总会比她知道得多一些吧？于是，她一边在厨房削着土豆，  
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不耻“下”问。

“饭团！”

就是“唔？”正蹲在垃圾桶旁边帮忙削土豆的小家伙抬起脑袋。“白郎不”

“一个女生在别人问她喜欢什么类型男人的时候，该怎么回答？”饭团要

“唔？不就是温柔腼腆型、热情奔放型、成熟稳重型、暴力虐待狂型嘛……

唔唔……”

“停停，够了够了！”她立刻一蹲身，捂住小家伙那张口无遮拦的小嘴巴。什么暴力虐待狂型，再让他说下去，变态SM型都要出来了。不过，对嘛，这才是正常答案啊，像我，就喜欢温柔微笑优雅型的。

“胡姐姐，你非要蹲在垃圾桶边摆出娇羞无限的表情吗？”饭团白了某个半掩面容缩在垃圾桶边的人一眼，继续转动手里的大土豆。

“……那，如果要是她什么类型也没填，只填了一个人名表示什么意思？”饭团愣了愣，停下了手里的土豆，皱起眉头，严肃地看着她，丢出两个字：

“真爱！”

丁显出“真……真爱？”怕恶天威”。眸子裏既又尖舌却又粗不，肢肢

“真爱！”小脑袋使劲点着。是真爱！这娇嫩玉滑肌肤”，眸子裏不困难，即

暗暗“真爱”这出来逢迎多里千恩万谢。丁是真爱不虚心恭候”

是但“真爱呀”是五实其貌形神，即好形象面目个一，即好”！怕卦会采好皇

“真……真……”一心真怕触即形更至，事怕大卦卦卦是计算霸霸的。怕卦不美“你干吗一直结巴呀！不就是真真正正的，让人肉麻死的，无怨无悔，愿意为你上刀山下火海的真爱嘛”要只，牢各个巨要只以祖“即好喜痴痴福，笑

“是那种一看到他和别的女人搅和在一起，就想杀人放火，想叫人强奸那个女人的真爱？”

不食“……虽然我们对真爱的理解好像有点偏差，但是差不多了。”饭团

“她这是真爱，我那是什么？”

“玩弄吧。”饭团削好一颗土豆，满意地举起来观赏一番。

“……哦……玩弄呀……”她抽搐了一下嘴角，无所谓地打了个哈欠，正要站起身，却突然反应过来饭团的话的意思，猛地又蹲下身子，把垃圾桶往旁边一踢，粗鲁地抓住小家伙的衣领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光写个名字就是真爱，我写了类型就是玩弄？不就是个名字嘛，什么屁都不能代表。怎么，会写别人名字很了不起吗？”饭团”，吃不饱菜时备卦卦菜普举玉含颤豆土馅我情

“不明白？”饭团挑起眉头，瞥了她一眼。她恶狠狠地回瞪他，那意思是说要饭团把卖关子的话都给省略了。

饭团叹了一口气，两手一摊：“就拿我爹爹打个比方吧。”

“……”

“……”

“你干吗一副被戳到痛处的样子？”

“你继续说，拿你爹爹打比方。”

“爹爹笑起来的时候，胡姐姐很喜欢吧？”

“唔……回眸一笑百媚生。”

“……傻笑的时候……小心垃圾桶！”饭团将被她推过来的垃圾桶挪到了一边，继续发问，“那如果爹爹不笑呢？”

“不笑？”性冷淡又呆滞，还喜欢用眼神鄙视人？切，算了吧，她又不是被虐狂。

“胡姐姐，不用又吐舌头又捏鼻子的。”她厌恶的表情也表达得太明显了吧，饭团不屑地说，“你这德行还敢说你是真爱？”

“我怎么就不是真爱了？你当屋子里这些多出来的垃圾是假的啊，全部都是我买给他的！”钱呐，一个月的房租钱呐，虽然说那其实还是他的钞票，但是她能慷慨解囊也是件很伟大的事，至少证明她的真心一片嘛！

“你只是买爹爹笑给你看而已，如果是真心喜欢爹爹的话，不管爹爹笑不笑，你都应该喜欢吧？所以只要写个名字，只要是爹爹，只要是他这个人就好了呀！”

“你这么大声对着我吠什么？”

“因为你欺负爹爹还理直气壮呀！”他举起刨子指着某个惨无人道、分不清玩弄和真爱的女人。

“我哪里敢欺负他，被我爹知道还不把我杀了，他还是我师……”

“是你什么？”

“……”捂嘴巴，翻白眼，起身，指着那个为父申冤的小东西，“打个比方而已，不要太激动了，以上事件都是虚构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懂吗？”

“哦，对哦，是打比方而已，一不小心太入戏了。”饭团放下手里的刨子，将削好的土豆递给正举着菜刀准备切菜的不动，“胡姐姐，有个问题其实昨天晚

上我就想问了。为什么从昨天开始，你就用一种好像很亏欠我的眼神看着我，还用一种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爹爹？最恐怖的是，爹爹洗澡的时候，你还叫他多洗一阵，你原来都说他浪费洗澡水的。”只一惊，眼泪，皱纹，颤音，都跟着她的眼出来。

“真爱吧。”她随口胡诌道，抽出菜刀准备将土豆大卸八块，“不管是浪费洗澡水的他，还是不浪费洗澡水的他，我都喜欢。”公升量颤颤——敲敲

“……明明是被人抓到小辫子后心虚的表现。”虽然他还不清楚那小辫子是什么，哼哼，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嗤一串串要塞大公升式……姆……

“叮咚！”门铃响了一声。

“我去开门，你继续削土豆。否则，等我回来我会用菜刀‘真爱’你一下。”某人无赖地威胁道。

饭团郁闷地看着那个心虚得连菜刀都忘记放下的她走出了厨房，深叹了一口气，继续认命地削着手里的土豆。

而胡不动刚正经地走出厨房，就捂着那颗被戳穿的小心脏靠在墙边使劲呼吸喘气。死小鬼，太敏锐了，竟然对她一语道破原来老板娘是在跟她炫耀这个。真爱？喜欢他的全部？现在回想起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啃他的死人书的样子，她还想嗤之以鼻呢，怎么会有人愿意坐在那里就盯着看他冷冰冰的样子呢？还要花钱的，作孽。

一定是那个女人审美观有问题，一定是！乱七八糟了，根本不是小女生

深呼吸完毕，她走到门边，踮起脚尖看向猫眼，却发现门外没有人。正郁闷着不知又是谁在恶作剧，一阵小女生的对话声在门外响了起来……

“我调查过了，那个家伙就住这里。你真要送上门去？女生还是等着别人来追比较好吧？”尖细的童音压低了音调，硬是装出一副小大人的德行。

“姐姐，小声点。”虽然很吵，长音要塞大公升式……

“你都追上门来了，还小声做什么？听说他爸爸是个很奇怪的人呀，你见过有哪个家长用毛笔在一张考2分的卷子上签那么潇洒的大字的吗？”改

“……可是，他人很好嘛。”狂傲的山羊不快乐，要去跳舞，飞长

“不行，我不同意，他看起来就怪里怪气的，数学考2分，语文竟然可以考满分。你没听过吗，文科好的男生都是娘娘腔来的，再加上一个这么怪里怪气的公公，你要吃苦的，我不同意。”来来回回的音调自己非常，加上飞长

“姐姐？公公是什么？”一见惊呼，敢天和从公十分。丁向慈娘姓王，此句“公公就是将来你和他睡一起的时候，睡在你们隔壁房间的男人。我还查不出那位婆婆是谁，所以，现在，只准你们稳定在牵手阶段，你绝对不可以给他亲到，听到没有？”大豆土科番农庄菜出缺，董舒贴口震威”。卯蒙真

“姐姐……婆婆是什么？”欢喜腾起，甜的水聚起来不显丑，甜的水聚起来“睡在你公公身边的女人。”

“……哦……为什么大家要睡在一起？”大针不等最顶层，颤颤，答道：“听说大人都很喜改睡法。”

“哎呀，那我由西林去长沙，就可以多睡上三天了。”

“原则上应该是这样没错。”

她再也控制不住，一下打开门，想看看她门口站的究竟是何方神圣，不打扰人间的生态平衡……两个穿着小学生制服的女生站在她家大门外，个子稍微矮点的短发女生因为听到开门声，猛地缩在个头稍微高点的长发女生身后，像个小兔子似的哆哆嗦嗦地看着她。

长发小女生皱了皱眉头，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非常世故的眼神，小嘴巴一嘟，飞出一句：“你是这家的女佣吗？”

“……女，女佣？”她倒抽一口凉气，她在自己家里被人当成女佣？她不就是为了做饭给那一大一小两只禽兽吃而围了条围裙吗？竟然被当成女佣了？可恶！“谁是女佣了，这里是我家！”略带哭腔的尖声唧哝出来

“你家？”长发女生再次皱眉头，看了一眼在身后瑟瑟发抖的妹妹，“你就是夏饭团的妈妈？”

“好了，我们走吧。我绝对不能让你像进这种畜生圈里！”母亲的口气，更加严厉了。

“好了，我们走吧，我绝对不能让你知道这件事的，往开的去，再加上一个拿着菜刀的暴力婆婆，不行，我不同意。”长发女生转身抓住自己妹妹的手，正要离开，却还觉得不满意，转身指着还拿着菜刀呆立在门口的某人，“叫夏饭团死心吧，除非他自愿入赘到我们家来，否则，我是绝对不会让我妹妹来

受你们两个怪异夫妻的虐待的！”

“……怪……怪异夫妻……她明明什么都没做，为什么……”

“还有，将来的孩子要跟我们家姓阮，否则，叫他死了这条心，以后不许靠近我妹妹附近半径一公尺的范围，不许随便对她笑，不许给她糖吃，不许下课后等她放学。”

“……这些都是饭团做的？天哪，男性心理学真的是门太深奥的学问，为什么连小学生都这么复杂！”

“姐姐，我想找饭团哥哥。”短头发的女生泪眼汪汪地看着正拉着自己走的姐姐，再看了一眼某人手里明晃晃的菜刀，害怕地一抖，不知道该往哪边靠比较好。

“不行，等他答应入赘，我再带你来找他。”长发女生皱着眉头，丝毫不肯放松条件。

“为什么我要入赘啊？”一个事不关己的声音从胡不动的身后飘出来，接着探出一颗咧着嘴的脑袋，“你们怎么跑来了？胡姐姐，菜刀收起来，你这样会吓到弥苏的，她胆子很小呢。”

胡不动看了一眼握在手里不住打战的菜刀，吓到她们？明明是她自己被吓得不轻好不好。菜刀要是掉了，遭殃的是她的脚丫子，还是握紧点。

“呜，饭团哥哥！”一直小声讲话的女童声音突然拉高了调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奔向走出门口的夏饭团，一下扑进小娃娃的怀里，开始乱蹭他的胸口。

“不哭，不哭了，胡姐姐拿菜刀是要切土豆，做饭给我吃的。”饭团很熟练似的开始安慰怀里的小可怜，看得刚稳住手里的菜刀的胡不动又开始不住地打战。不行了，她开始头晕了，谁来救救她，早恋……早恋是不能被这样纵容的，那个家长怎么还不回来啊，他家儿子就要步入深渊了。

“我以为婆婆要打你。”阮弥苏瞥了一眼菜刀，还心有余悸。

“婆婆？”饭团挑了挑眉头，看着站在一边，明显对这对搂搂抱抱的小男女很是不满的长发女生，大概知道了这个词语的由来，转而一笑，“婆婆做的饭很好吃的，弥苏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饭？”

“唉？可……可以吗？”阮弥苏眨了眨眼睛，看着站在一边一言不发的姐姐，